

下

“我从十六岁的时候就在想，要是有一天能嫁给小成哥哥该多好啊。现在我的梦想终于成真了。”



我的世界 只有他

全2册

蒋牧童
著

Jiang Mutong



下
我的世界
只有他

(全2册)

蒋牧童……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目录

C O N T E N T S

♥ ————— ♥
我的世界 只有他

第一章

001

我找到他了

第二章

022

女孩子不许说脏话

第三章

050

你也不知道亲亲我

第四章

075

营长和言喻是官配

第五章

101

最初的爱，最后的爱

第六章

131

求婚是真的





目录

C O N T E N T S

我的世界 只有他



159

第七章

生个孩子怎么样

186

第八章

我们这周去领证吧

210

第九章

她一直都在找你

232

第十章

以后小成哥哥罩着你

261

番外一

和你看月亮

272

番外二

糖朵儿纪事

第一章 ●……………
我找到他了

茶水间里一片寂静，直到有人手机掉在地上砸出“砰”的一声，才惊醒众人。

还是那个女同事先开口：“言总监，您没事吧。”

言喻知道自己失态了，低头皱眉，轻声道：“抱歉。”

她手中的杯子晃了两下，滚烫的热水洒出来，滴在她的手背上，旁边的人看得胆战心惊。同事生怕她再把水杯砸了，赶紧过来把她手里的水杯接了过去。

言喻深吸了一口气，转身离开。

还留在茶水间的众人面面相觑，直到有个人低声道：“不是都传言说总监和季先生是一对……”

言喻的履历实在是不错，二十七岁的高层，上次拍摄 MeQUEEN 珠宝广告的事情，全公司都知道那是大老板亲自点头同意的。而且拍摄广告的时候，一向低调的季先生还去探班了。

再加上季启慕和言喻关系亲厚，即便在公司，季启慕也丝毫没有掩饰他对言喻的依赖，在别人看来，这就是小叔子对嫂子的态度啊。

这种信号，都让大家脑补了一出“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戏码。

况且之前由于宋婉助理发的“辫子照片”，言喻是宋婉老师女儿的身份，在公司几乎就是个公开的秘密。一个是豪门继承人，一个是名门之后，

两人简直就是一出玛丽苏剧的主角。

结果今天才发现，居然所有人都弄错了。

人家原本就有男朋友，还……

此刻，众人不约而同地往手机上看了过去。公关部的方遥遥，也就是刚刚闹着要嫁给这个解放军叔叔，嚷嚷得最凶的人，突然说：“和言总监比起来，我这条咸鱼还是算了吧。”

众人点头，因为她们都是一个想法。

不过现在也不是打趣的时候，有人叹气道：“希望这位能平安回来。”

于是大家把这条微博发到微信群里，号召公司的同事都多多转发。

言喻回到自己办公室的时候，手还在抖，她的手机就放在桌子上。等她拨通孟西南电话的时候，手掌抵在唇边，仿佛是捂住自己的声音。

“嘟嘟嘟……”电话的忙音，一声又一声。

直到那边电话接通，言喻都不等他说话，就问：“找到小成哥哥了吗？”

孟西南在看到言喻打来电话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她问这个，避无可避的是，她还是知道了。之前爸妈都说一定要瞒着言言，最起码在找到人之前，要瞒着她。

可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况且为了尽快找到人，就连央视官方微博都发了寻人启事。

只要言喻有手机，她就不可避免地会看到。

“言言，你先别着急。”孟西南不知道这会儿应该怎么安慰她，小成也是他的兄弟，现在小成生死未卜，孟西南又要担心他的安危，又要想着言喻。

听到这句话，言喻反而一下子冷静了下来。

她问：“小成哥哥是在哪里失踪的？”

“言言，现在部队方面已经派出好多人去找他了，况且他可是特种部队出来的，命硬得很，肯定会没事的。”孟西南安慰道。

言喻：“在哪儿？”

孟西南没办法，只能把蒋静成失踪的地方告诉她。他刚想劝言喻再等

等，结果电话已经被挂断了。这一挂断，孟西南才觉得大事不好。

这姑娘现在可不像从前那样温顺了，如今她可是个行动派。

她不会自己去找小成吧？

等孟西南再打电话的时候，对面那人已经不接了。

此刻言喻正拿着包准备出门，差点儿和急匆匆推门进来的季启慕撞了个正着。她往后退了两步，就看见季启慕一脸的惊惧和慌张。

一看到她，季启慕就像是找到了主心骨，说：“言言，怎么办？我联系不上我哥了。”

言喻愣住了，还没等她细问，季启慕已经一股脑地说了出来：“我哥的私人飞机今天应该在新加坡降落。可现在新加坡那边根本没有，去接他的人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我奶奶给我打电话，说我哥很可能是出事了，让我立即回去。”

这都叫什么事儿！

她深吸了一口气，问道：“你确定是你奶奶给你的打电话？”

季启慕不疑有他，脑袋点得跟拨浪鼓一样。

季远鸿，这个名字第一时间就在言喻脑海中浮现出来。当年季启慕爸爸去世的时候，季启复身为私生子却独掌大权，不仅跌破了外人的眼镜，更是让季家内部大为不满。其中最不满的，就是他们的亲叔叔季远鸿。

季启复的母亲是个中国留学生，当年她和季启复的父亲相遇，是非常浪漫的仿佛童话的故事。

一个豪门少爷和一个靠着自己的努力拿到奖学金来美国念书的中国女孩，多么美好的开始，只可惜，童话故事结尾是王子和灰姑娘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这段感情，并没有受到祝福，季家早已经为他父亲定下一门婚事。

即便季父强力抗争，最后还是没能抵抗住门第观念的束缚。

季家所有人都以为，这件事以季启复的母亲离开美国为结束。

只是没想到，十年后，季启复的母亲癌症晚期，害怕儿子在她去世之后孤苦无依，这才重新联系了季启复的父亲。而此时季父才知道，她不

但一直没结婚，还给自己生养了一个儿子。

所以在季启复的母亲去世之后，他被带回了季家。

此时，季启慕才五岁。

对于这个哥哥，季启慕一直喜欢并尊敬着，他们反而并不像豪门兄弟那样钩心斗角。大概也是因为季启慕是被娇宠着长大的小少爷，他从不曾想要争夺公司的权利。

可是季远鸿不一样，且季家老太太还在世。

他作为季老太太的小儿子，也是她目前唯一还在世的儿子，一直备受老太太的喜欢。

当初要不是季启复的父亲留下遗嘱，季家这产业落在谁的手里，还真不一定。他们是老太太的孙子，可是季远鸿是老太太的亲生儿子。

此时季启复的飞机暂时联系不到，就算真的要找人，也应该去新加坡。

季家老太太却打电话让季启慕回美国……

季启慕见言喻不说话，伸手抓着她的手腕，焦急地问：“言言，你能陪我一起回美国吗？我怕我哥真的出事。三叔现在已经出来了，而且据说他还不是取保候审，他是推翻了之前的罪证。”

他是真的担心季启复。

言喻看着他慌乱的表情，原本存于心底的战栗，反而消失了。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遇到越紧要的事情，她反而越冷静。季启慕带着哀求的表情，对他来说，此刻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也只有言喻了。

当季启慕手机响起，他身体一抖。

他从兜里把手机拿出来时，言喻低头一看，是从美国打来的。

言喻冷静地说：“接电话。”

电话依旧是季老太太打来的，说是已经派人来公司接季启慕回美国，让他在公司等着，一定不要乱跑。

季启慕此刻心烦意乱，随便应付了两句，就挂断了电话。

言喻这边立即打电话给肖文。

季启慕见状，还以为她是让肖文来送他们去美国的，指了指手机说：

“我奶奶说让我们在公司等着。待会儿会有人来接我们的。言言，你跟我一起去吧。”

到这个时候了，季启慕还惦记着让言喻跟他一起离开。

“我们走。”言喻没回答他，拉着他直接出门。言喻到了外面，就看见助理已经坐在位子上。见他们两个一块儿出来，助理站了起来。言喻立即对她说：“帮我跟周总请假，就说我家里有急事。还有，谁要是来我这里找小季总，就说小季总回酒店了。”

助理正点着头，言喻已经带着季启慕离开了。

两人到了地下停车场，季启慕有些奇怪地问道：“言言，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公司等着？”

好在肖文来得很快，而且他是一个人过来的。

三人上车之后，言喻和季启慕坐在车后面，肖文开车。季启慕好歹也是在北京住了大半年的人，出了大厦之后，一瞧这车行驶的方向，就发觉不是往机场的。

他纳闷道：“言言，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言喻：“我家。”

季启慕表情错愕地看着她，半晌才说：“我们不是去美国？”

“傻子才去美国。”言喻冷冷地道。

她话还没说完，季启慕勃然大怒，拍着前面的驾驶座大吼道：“肖文，你给我停车，我要回去！”

言喻没想到他会这么激动，正要去拉他的手，没想到季启慕把她狠狠地甩开了。

当他转头逼视着言喻的时候，眼神愤怒又失望：“言言，我哥都这样了，你居然还拦着我？我知道你和我哥之间就只是交易，你现在找回你喜欢的人了。你不愿意管他，那行，我自己管他。”

说完，他又去拍驾驶座，让肖文靠边停车。

言喻被气得太阳穴突突直跳，她握紧手掌，随后伸手狠狠地攥着他的衣领，把人拉到自己面前。

她脸色冷得可怕，从刚才到现在，她心中的担忧和慌乱并不比季启慕少。

她还要去想着他，想着季家那一堆破事。

“我不管你？如果我不管你的话，刚才就直接扔下你走掉了。你知不知道，你口中那个我喜欢的人，现在生死不明。”言喻看着他，明明说的每一句话都锥心刺骨，可她表情是那么冷，仿佛只要她不克制，心底的那根弦随时都能崩断。

言喻看着他，开口说：“启慕，如果这世上你哥是最护着你的人，那我一定是第二个。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必须得保护你。”

因为她永远都记得，课堂上那个英俊阳光的少年，对她说的第一句话：“你是中国人吧，好巧，我也是中国人。”

刚到美国的言喻，依旧没从灰暗当中走出。

是季启慕不厌其烦地和她搭话，丝毫不介意她的冷漠，一遍又一遍地邀请她加入同学中间。他和她一起做小组作业，考试周的时候，结伴在图书馆里熬夜。

所以明明知道蒋静成下落不明，她还是选择先安顿好季启慕。

因为在她心里，季启慕也是宛如家人一般的存在。

“你哥早就跟我说过，让你不要轻易回美国，你父母给你的那个基金，季远鸿一直觊觎着。你大概不知道吧，如果你去世并且没有留下子嗣的话，你祖母就是受益人。”言喻看着季启慕冷静地说。

季启慕瞪大了眼睛，显然他并不知道这件事。

季家的小少爷啊，被娇宠着长大，并不只是说说而已。他年少时，有父母庇佑保护，待父母相继去世之后，季启复又那样护着他。

以至于对于季家的争斗，他甚至没言喻了解得深。

“所以不要回美国，也不要再回酒店。”

此刻季启慕也冷静下来，车子还在路上行驶着。天空的阴霾还未散去，这场大雨带来的灾难在这座城市尚未完全消退，不时还能看到路面上的积水。

车开到大院门口的时候，被拦住了。

言喻从后面打开车窗探出头，因为她最近一直住在家里，所以岗哨认识她，这才放行。

一直到孟家门口，车子停下，言喻推开车门，季启慕还坐在车里。她皱眉，却不想季启慕反而先问：“你家在这里？”

即便他一直生活在美国，在北京生活的这些天，对于这个地方，他也有所耳闻。

庄严的军旗，随处可见的穿着军装的士兵，他知道，这不是普通的地方。

“我以为，以为你……”季启慕支吾了半天，震惊得不知道该说什么。言喻虽然猜到了，但她没时间和他多说这些，拉着他就下车。

孟仲钦和宋婉都不在家，只有言奶奶和王嫂在。为了防止他中途落跑，言喻特意把言奶奶请了下来，指着季启慕说：“奶奶，在我回来之前，就麻烦您帮我看着他。”

“好啊。”言奶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既然言喻说了，她当然愿意帮忙。

蒋静成的事情，看来老人家还不知道，言喻也不想让她多担忧。叮嘱了季启慕好好待着之后，她就直接开着家里的车离开了。

路上，孟西南又打来了电话，才得知她已经准备过去了。

孟西南着急地说：“言言，现在有几千人在找小成，你过去了也未必管用。你还不如在家里等等消息，要是找到人，我立即给你打电话。”

“我知道。”言喻握着方向盘，声音却是那么坚定，“我知道我去了也未必管用。可是哥，你相不相信，说不定小成哥就在等着我，等着我找到他。”

孟西南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支持者，居然被她这番话打动了。

那么多人在找蒋静成，网上寻人启事的转发量都有十几万了，沿岸的百姓也都帮忙在找，可就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言喻没再继续说什么，而是挂了电话，专心开车。

车子开到半路的时候，她看见路边一个男人的边上躺着一个女人，另一个男人正一边拦车一边打电话。

路过的车辆，没一辆停下来的。

言喻原本已经开过去了，可最后还是踩下刹车，又倒了回去。

打电话的男人见状，赶紧上前，趴在车窗上激动地道：“小姐，能请你帮忙送我妹妹去医院吗？她快生了，我打了120，可今天到处在救人，车子说是要半个小时后才能到。”

这次暴雨造成了几十人死亡，还有不知多少伤者，所以救护车基本是不曾停歇的。

言喻直接说：“快上车吧。”

男人就差给她跪下来表示感谢了，赶紧走回去，和另外一个人扶着地上的女人起来。

言喻下车替他们打开后排座位车门，让孕妇先坐了上去。

孕妇羊水都破了，再加上刚才躺在地上，沾了一身泥，坐在后座的老公此刻忙着照顾老婆，根本没注意。反倒是拦车的人——坐在副驾驶位的孕妇的哥哥，轻声说：“小姐，弄脏了你的车子，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言喻倒是不在意，问了最近的医院在哪里。

好在从这里开车过去，只要十五分钟。

将车子停下后，言喻原本打算离开的，谁知孕妇胎动得厉害，她不得不帮忙把人推进去。等将孕妇送进产房，那孕妇的哥哥拉着言喻，一定要给她钱。

言喻尴尬地摆手，连说不用。

这家医院此刻也很忙乱，在洪灾里受伤的人不少，况且因为暴雨，各种事故层出不穷，就连挂点滴的人都比平时多出好几倍。

言喻离开的时候，正好路过输液室。

她着急往前走，准备早点赶过去，可路过输液室拐角的时候，突然看见那里坐着的一个人。他大概是真的太累了，身上穿着早已经看不清原本颜色的衣裳，背靠在墙上，脑袋歪在一旁，平放在地上的两条腿下的

瓷砖上都是泥。

可是刚看了一眼，她便顿住了。

此刻，医院走廊里人来人往，脚步声、说话声，明明声音那么嘈杂，可他睡得那么熟，那么安静。

言喻站在对面的墙边，背抵着墙壁，竟有种腿软的感觉。

从知道他出事以来，她心里一直硬撑着的那口气，泄了。

原来他真的在等着她找来。

“哎，这人怎么在这儿睡觉啊。”两个护士路过，其中一个指了指。

另外一个护士低声道：“别说了，之前来了两个人，输液室没位子了，他就把位子让给人家了。他这瓶也快挂完了吧，赶紧给他换一瓶。”

“现在还有这种舍己为人的好人啊。”先开口的护士，挺惊讶的。

男人脸上太脏了，又垂着脑袋在睡觉，这个护士还想低头仔细看看他的脸，结果就被另外一个拉走了。

言喻慢慢地走过去，然后蹲在他身边。

地上都被他的裤子弄脏了，她就蹲在泥地上，安静地看着他。

正好旁边是窗子，突然一缕金色的阳光洒了进来。这么久的阴霾，终于被风吹散了。

言喻低头，认真又虔诚地亲吻他的唇。

谁知她刚凑上去，沉睡着的男人忽然睁开了眼睛。

当看到是她时，他微愣。

言喻此时已经亲完，脑袋缩了回来。

蒋静成的脸脏得都看不清楚原本英俊的模样，可是那双漆黑的眸子，一如既往黑亮。

偏偏他一歪头，得意又略带痞气地说：“偷亲我啊？”

难得的艳阳天，似乎将笼罩在北京上空半个月的阴霾全驱散了。

打扮精致的姑娘，蹲在冰凉又脏兮兮的地上，她旁边的男人，脏得都看不清楚原本的面目，但她一点儿都不嫌弃地握着他的手。

那双手，脏得连指甲缝里都是污泥。

“你知不知道所有人都在担心你。”言喻淡淡地看着他，声音听着却是软的。

蒋静成看着她的眼眶都红透了，抓着自己的手却不松开，仿佛他下一秒就会跑了一样。不用想也知道，她是被吓怕了。

他这一张脸，唯有一双眸子格外漆黑晶亮，他笑道：“我应该早点联系你们的。”

他不是不想联系，是真的没办法。他被洪水冲走之后，一直在河里漂着。可是他已经连续几天都没休息好，就算是钢铁人这会儿也累透了。再加上水势太猛，他根本没办法游到岸上，直被河水冲下去了十几里。

等他拼着最后一分力气上了岸，没想到一上去就昏了过去。

他是被群众发现后，打了120送过来的。前前后后就耽误了四五个小时，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在医院了。他身上的通信设备早没了，想找护士借手机打个电话，结果输液室里挂点滴的位子不够，他把位子让给了别人，自个儿坐到了外面。

这一坐，他又睡着了。

是真累，一坐下，他的眼皮就耷拉了下来，心里头再多的事情，都挡不住那股子无法抵抗的疲倦。

可这些事儿，他不想叫言喻知道。他怕她担心，怕她伤心，怕她露出难过的表情。他心爱的姑娘，就应该开开心心的。

“你……”此刻拿着点滴袋回来的小护士，看到墙角的两人，猛地愣住了。

这一幕实在是太奇怪了。

蹲着的姑娘长得是真好，一张莹白的脸素净又精致，身上穿的衣服虽然是简单的衬衫和阔腿裤，却格外有气质。反观靠墙坐着的男人，虽然一双长腿挺引人注目的，可身上实在是太脏了。

“是家属吗？”护士看着他们紧握的手掌。

言喻立即点头：“是。”

明明就一个字，却叫一旁的男人偏头看向她，扬唇一笑。

他脸上的泥都干了，刚扯了下唇，就扑簌簌地往下掉。黄色的干涸的泥，薄薄的一层，掉下去的时候，正好掉在了言喻的手上。

小护士正想笑，只见言喻低头从包里拿出一包湿巾，抽出一张，在他脸上仔细地擦了起来。原本泥土一样的人，总算是渐渐地露出清晰的面容。

他眉毛上的泥被擦掉了，露出一双浓墨画出般的剑眉，显得英气逼人。

鼻翼和脸颊上的泥土也被擦掉了，此刻露出的小半张脸，已经露出原本英挺好看的模样。直到言喻把他嘴唇周围的黄泥都擦干净，他的脸才彻底恢复原先模样。

护士看着言喻一点点替他擦干净脸上的泥，就像是在变魔术一样，从原本脏兮兮的泥人，慢慢变成英俊的大帅哥。就连小护士都看呆了，看着看着，脸颊上飞起了红晕。

言喻在他脸上仔细地打量着，扬唇浅笑：“真好看。”

阳光打在他的脸上，明明从头发到衣服都那么脏，可就是露出来的这样，帅得足够耀眼，连卷翘的睫毛，都晕染上了阳光的金色。

等言喻擦完他的脸，这才抬起头，看着一旁的护士问：“是要给他换点滴吗？”

被她这么一提醒，护士才回过神，红着脸连连点头：“是啊，是啊。”

说完，她伸手去取挂在架子上的点滴袋，拔了滴头之后，又换了新的。

等弄完了，护士才又不好意思地说：“还要麻烦你们去交一下费用。”

护士走了之后，言喻拿了包，就要去给蒋静成交费。

可刚走了两步，她又回头看了一眼。小姑娘自从重逢之后，还从来没表现得这么黏他。之前她知道他工作情况特殊，能陪她的时间很少，所以一心当好女朋友，从来不拖他后腿。

这会儿去交费，她却一步三回头。

蒋静成觉得好笑，不过他这会儿实在是太累了，连抬手都困难。所以最后他微扬下巴，好笑道：“我不会跑的。”

就在这儿等你。

得到这句保证之后，言喻这才头也不回地到一楼大厅去交钱。

前往窗口交费的路上，她也不忘给孟西南打电话。

孟西南刚接了电话，就听到那边一个开心的声音响起：“我找到他了。”我去，孟西南心头掠过无数的念头。那么多人都没找到，居然真的被她找到了。

一向坚信唯物主义的孟西南，居然在这一刻都相信缘分了。

这除了“命中注定”四个字，再也没有其他能解释的了。

好在感慨之后，孟西南立即问：“你们在哪儿，我现在派车去接你们。”

言喻点头，把医院的名字告诉他，孟西南一听更是傻眼了。这家医院他还真知道，因为就在刚才，他们决定把周围的医院再筛查一遍，可这家医院距离他失踪的地方有十几公里，谁都没想到他会在那里。

于是孟西南让他们留在医院，现在就派人去接他们。

言喻这才挂了电话，去交费。

接他们的人来得很快，眼前是几个穿着作训服的士兵，还有军总医院的救护车。

蒋静成倒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大阵仗，因为他们一过来，周围看病的人都往这边看。

他强撑着地面，准备爬起来。言喻上去想扶他一把，就听他低声说：“没事。”那语气里，透着的都是傲气。

等他站起来之后，一旁还抬着担架的医护人员面面相觑。

倒是他自己毫不在意，哼笑道：“腿又没断，上什么担架？我自己能走。”

于是他自己慢慢地走了下去。言喻太了解他的性格了，明明面上是那种什么都不在意的随意模样，可骨子里又透着倔强到死的血性。男人能流血却不能流泪，能自个儿走，哪能麻烦别人抬着。

这男人叫人头疼。

也叫人忘不掉。

言喻看着他一步步地上了救护车，等在车里躺下的时候，突然长舒了一口气，叹道：“真累啊。”